



扫一扫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

汪曾祺先生在《人间草木》里写到腊梅花，那是他少时岁月的往事。他的后花园有四株大腊梅，檀心磐口，汤碗口粗，花极多好看。热热闹闹，又安安静静。境界实在不寻常。

## 一剪寒梅

◎耿艳菊

每年腊月，汪先生说他们都要折这腊梅花。汪先生上树，他的姐姐在下面指点着，要他折这枝，这枝！那场景一定有趣而快乐。腊梅花的热闹和小孩子的喜气洋洋让整个冬日都活泼起来。

他们折的腊梅花是横斜穿出的。汪先生说，这样的不蠢，几朵半开，多数是骨朵的，可以在瓷瓶里养好几天。

下雪了，过年时，就更好了。汪先生到后园摘几枝全是骨朵的腊梅，把骨朵剥下来，再用细的铜丝穿成珠花的模样，送给亲人。她们插在鬓间，很好看。

腊梅花每年都会开，汪先生以为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。可我如今看他的散文，真羡慕，他真是幸福。这些雅致的事，于我们现在的很多人来说，实在遥远。

我没有见过真正的腊梅花。小时候生活在乡村，家家户户都有小院子，倒是没见过谁家种有梅花。我家的院子里种过葡萄树，柿子树，槐树。东边的空地上，种过不少菜。大家的院子里基本都是这样。

梅花，似乎离我们非常远。可是，又仿佛那么近。我的一个堂姑，名字叫春梅。十里外，我姥姥家那边，一个远房的小姨，也叫春梅。她们都长得好看。那时候，我们小孩子自以为是地讨论着，梅花就像春梅姑姑、春梅小姨一样好看。

我们家院子东边上的空地后来建上了两间房子，给我们几个小孩子住。第一个新年，父亲在大雪天从集市上请回一幅寒梅图，挂在新房子迎门口的后墙上，是为中堂画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梅花，墨黑的枝干上，稀稀疏疏卧着几朵红红的梅花，很安静。画上有四个字：傲雪红梅。两边还有对联，内容已经不记得了。正值外面大雪纷飞，院子里已落了一层白白的积雪，一时问诗意悠然。对着那副梅花图，清清爽爽的，令人内心好快乐。那时，我在读《红楼梦》，只记住了那句：琉璃世界白雪红梅。

渐渐，电视剧中的民国爱情故事少不了用梅花来配景，或作为文人雅士的点缀。看得多了，觉得梅花也不稀奇了，像家中的那幅画，再也没有了当初的新鲜劲儿去久久地凝视。时日一长，甚至它的一边儿车拉了下来，也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去理会。

记得那时同学的哥哥真是翩翩少年，可以把电视里一曲《梅花三弄》唱得情深意挚。还可用口哨把它吹得婉转流淌。不知迷倒了多少女子。

我也喜欢听《梅花三弄》。高中时，我曾买过一盒《梅花三弄》的磁带，送给了喜欢着的一个人。关于梅的音乐，我并非最喜欢这首，而是《一剪梅》。

《一剪梅》是初三时音乐老师教的。那个文文弱弱，留着齐刘海的女老师，很可爱。多年后，我已想不起她的具体模样，但感激她教我们这首歌，成长的路上，我一直喜欢着它，尤其喜欢它的歌词：真情像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。总有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。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。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，一剪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伊人飘香。爱我所爱，无怨无悔，此情长留心间。

韶华青春时，心中总装着爱情。这首歌的寓意就是当时年轻的心对爱情的信仰，爱我所爱，无怨无悔。

随着阅历渐增，有很多想法都改变了，唯有对《一剪梅》，依旧独爱。它不单是坚定了爱情的，也让我知道人生途中那些遇见，波折，选择，世间很多情感，都可以像歌中唱的那般，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

## 冬日挖野藕

◎刘峰

在我记忆里，一进入寒冬，父亲开始下湖挖野藕。他从仓房里搬出一套挖藕工具，来到村溪边，掬起一捧捧清水，在一块青石上霍霍磨了起来。只见溪水倒映出他的影子，与一团团呵出的白气。

藕，为野生，长在出村三十里地的湖荡。湖，是野湖，不但生有野藕，而且还长有芦苇、菰蒲、水菱、红菱等植物，以及与湖荡有关的传说。

寒冬挖野藕，冷啊！除了沾水，还要接触淤泥。第一年下湖的头一晚，母亲居然流泪了，她说，寒天地冻的，如果不是为了生计，为了一家人过好年，谁愿去湖荡受罪。

父亲自有他的道理：城里人喜欢吃野藕，就是因为天寒，才能卖出一个好价钱，再说，力气闲着也是闲着。

第二天天未亮，父亲穿上一套胶衣，扛起那套工具，就朝西北方向走去。那片湖野，我曾在那里放过牛，很荒凉。一个人呆长了，很是寂寞，特别是想起狐神鬼怪传说，会令人更孤寒。

接近小晌午，母亲让我给父亲送饭。迎着北风走在湖堤，冰冷的烟水扑面而来，让人缩成一团。远远的，我看见了父亲，天高地迥里，他像湖荡深处的一只野鹤，待走近，只见他手脚不闲，干得浑身上下冒着热气，一枝枝野藕，瘦瘦长长，白白净净，码在一旁，齐整漂亮。

父亲挖藕，很有技巧。他所挖的这一片湖域，湖水差不多被风搅干，枯荷残梗，密密麻麻，萧索如铁。由北向南，父亲挖出一个圆圈，由于背对北风，面朝阳光，加之人在泥坑里，不断活动身体，减少了寒风的刺激。首先，他用大锹将荷梗荷叶、连带表层湖泥移到身后；然后，换作小一号的中锹，像切豆腐块一样，再取一层；最后，再换作小锹取藕。

当看见野藕，父亲会改为侧面切入，顺着它的长势，用小锹将底部的淤泥掏空，然后躬下身子，用双手将它从头到尾捋一遍，接下来，像抱取襁褓里的婴儿一样，轻轻地将它从湖底托出来，在水坑洗净，码在一边。

令我意想不到的，父亲挖藕还另有小获。湖底淤泥，藏着财鱼、泥鳅、鳊鱼之类的野生鱼。挖出它们，父亲就用蒲丝串起来，一天下来，会收获好几斤。他笑呵呵地吩咐我：下回来，带个水桶来，将它们养起来，聚多了，拿到城里卖，又是一笔收入。

每到黄昏，母亲就去接父亲。俩人各挑着满满两筐鲜藕，有说有笑走回家。炊烟袅袅里，我站在村口，看见远方两个小黑点向村子方向移动着。走着走着，西天，从开始的橙黄，渐渐变成绯红，最后化作深紫，溶入夜黑。

翌日早餐，桌上会比村里人家多出一道美味：财鱼藕汤。它不但味美，而且极富营养，以柴火烧灶，取瓦罐煨汤，野藕的甜糯，财鱼的肉香，两者相互交融，让舌尖上的味蕾陷入美味的包围中。

岁月荏苒，时过境迁。许多年后，父亲走了，母亲已老。挖藕的往事，早已化作了一缕乡愁，被我带向了远方。然而，父母艰辛劳作、以苦为乐的人生态度，却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底。

## 遥远的川西

◎刘云燕

三毛曾写过一段话：“远方有多远？请你，请你告诉我，到天涯海角，算不算远？问一问你的心，只要它答应，没有地方，是到不了的那么远……”三毛的远方在撒哈拉沙漠，而我心中的远方就是美丽而遥远的川西。

四川西部，从康定一路向西，不仅风光磅礴壮丽，还是民族文化的走廊。这些民族风情浓郁的地方，总让人舍不得离开。

最爱道孚的民居，这是藏地建筑的绝唱。当你站在海拔3951米的松林口望下去，一座座崩柯房背依雪山，前临绿水，如一颗颗暗红的天珠，洒落在蓝天白云和草场流水之间，像童话般的世界。人们用赭红色的颜色把外表涂抹好，并在门窗上进行彩绘，画上各种图案，真是美不胜收。最妙的是在这些民居外，都用木栅栏围拢一个小小的牧场，牛羊可以悠闲地踱步。而打开的窗子里，淡淡的飘来诵经的声音。

川西有一个很遥远的地方，名为石渠。有人说，石渠很遥远，仿佛似孤悬于天边的一朵白云。那里的阳光很灿烂，如凡高笔下的葵花。当你踏入扎溪卡草原时，你会突然被它的气势所震撼。仿佛那里就是世界的尽头，坦荡无垠的草原，古拙却风情独具的土屋，目光凶猛的藏獒，风霜满面的脸庞，翱翔于天际的雄鹰。在这里，严酷的自然环境，让这里的人们更有坚定的信仰。这里最有名的就是巴格玛尼石经墙。这座漂浮在草原深处的神秘城堡，是人们用一块块玛尼石堆砌而成的，这里承载了人们祖祖辈辈的企盼和信仰。

白玉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。白玉，藏族意为“吉祥盛德的地方”，而白玉的藏刀更是极赋盛名。当地人喜欢袍袍配一把精美的藏刀，这象征着美满的生活，吉祥如意的日子。看似冰冷的藏刀上，却镶嵌有各种宝石、雕花精美，让人爱不释手，就是一种精良的手工艺品。

在德格，有中国三大藏传佛教印经院之首的德格印经院。这里素有“藏文化大百科全书”、“雪山下的宝库”之称。整座印经院端庄大气，气势恢宏，构造独特。走在其中，被浓郁的文化氛围所吸引。印经院没有一盏灯，全靠天光工作。这里规定：“大藏经一律用朱墨印刷，以示尊敬，其他用黑墨。”这里完好地保存着各种经版，非常地珍贵。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者，已经在这里雕刻经板几十年。岁月沧桑里，他平静，恬然，坚信自己从事着最幸福的职业，让人心生感动。

我还喜欢川藏大北线新的新路海。它并不是一片海，而是一片雪山湖泊，位于雀儿山脚下。新路海地处雀儿山的东坡，海拔四千多米，是典型的冰川堰塞湖。湖水是一种荡人心魄的绿色，似乎像是一块宁静的宝石般，波澜不惊，湖边有一些细碎的鹅卵石，安然地享受着高原的阳光，舒服地晒着太阳。马帮的汉子，哼着歌，宛若天籁般。那马低着头，甩着尾巴，也在享受着圣湖的静谧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美丽的远方，让你无比想念的地方。只要想到那里，心中就会一片宁静，而我的心里，唯有川西的雪山，白云，草原，还有人们微笑的脸庞……

## 飞雪叩冬韵味长

◎魏伟

冬天分为两段，等雪的日子和下雪的日子。等雪的日子，朔风劲吹，百木凋零。下雪时，只见微亮的天空中，一朵朵白色似羽绒的雪花从天而降，它们旋转着飞舞着，越来越密，越来越大，不久便覆盖了乡村和城市的山川大地、千沟万壑。雪来的时候，孩子们手舞足蹈，大人同样雀跃不已。当一场不管是谁谋已久还是突如其来大雪叩开冬天的门，世界瞬间变得童话般温柔美好，雪花烂漫，冬天的韵味愈发深远悠长。

飞雪叩冬，绘就一幅美丽圣洁的自然图画。“才见岭头云似盖，已惊岩下雪如尘。”当纷纷扬扬大雪从天而降，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，整个世界都被厚厚的雪花包裹着，到处是银装素裹的世界。堆雪人，打雪仗，孩子们在山乡的野地上撒欢。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”冬天里踏雪寻梅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美事。“都城十日雪，庭户皓已盈。”在城市角落落落，雪依势而卧，成坡，成树，成雾凇，装点着都市的冬天。室外滴水成冰，室内的玻璃门上，呵气成霜，多少双欣喜的眼睛挤在门前窗下，看雪下，观雪景。

飞雪叩冬，乡愁见证着岁月流逝。冬雪飘飘，意味着一年又近尾声，回家探亲的日子又近了。出门离乡的日子越久，泛起的乡愁就越浓。在那遥远的乡下，许多奔波在外的人们的老家，房子里已经用火盆烧好了取暖的碳火，年迈的父母、幼小的孩子无不翘首望外，盼望着身居异乡的亲人早些回家。唐朝诗人刘长卿在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中写道的：“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”是啊，回家的人是不惧风雪的。

飞雪叩冬，惊扰一剪书香时光。下雪的日子，天地皆静。窗外雨雪霏霏，室内暖意融融。在寂静里捧书，细读历史风雨，慢品甘苦人生，放身书海，泛游古今，一书在手，世间俗事皆忘。“坐对韦编灯动壁，高眠夜半雪压庐。”寒冷中自有书香醉人。庄子的逍遥，李杜的才情，东坡的旷达，余秋雨的深邃……无不在文字的江湖里激起读者灵魂共鸣。檐外雪花飞舞，案前书香弥漫。

飞雪叩冬，拾起一段段围炉夜话。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这雪花飞舞的时分，这寒气袭人的日子，在温暖的房子里，生上一盆火，温上一壶酒，亲朋好友好围炉夜话。聊聊昨日友谊，叙叙今日烦恼，让如烟往事无尽烦恼在茶水中释怀，在飘香酒菜中随烟消散。趁这雪花未散，屋暖人聚，喝着酒，烤着火，和亲人和朋友盘点一年来的收获，合计合计来年的生计……焦躁的心也会因此得到慰藉而趋平静。

最不爽的是，这雪下着下着，停了。据说，雪是等伴的。别等了，尽情下吧，好好滋润脚下这片古老的土地，让冬天有它该有的样子，让勤劳朴实的人们在暖室内聊天、烤火和思索，在这俗世烟火里尽情享受这飞雪叩冬的韵味。让这漫天飞雪穿越时空，叩开春天的门扉，播下丰收的心愿。